四庫全書

史部

敬鄉録卷七

元　吳師道　輯

蘇簡字伯業遲之子遲則黄門公長子也遲字伯充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額按揮麈録三年葉夢得為左丞十四日罷其自記奏對語云知婺州蘇遲奏本州上供羅皇祐勅額一萬疋今增至五萬八千九百九十七疋乞減一半上

惻然令依皇祐云法羅得奏今用度不同恐减太多
乞减二萬幷八千有零從之父老為立生祠因家焉
卒瘞蘭溪靈洞令棲真院側後贈少傅娶之蘇氏始
此公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滿
遷華州錢監改京兆府曹建炎充江浙制置書寫機
宜文字通判宜州未上改饒州紹興初監都進奏院
江淮閙都督府選入幕府守嚴州使者列薦請便養
守建州嚴人思其遺愛再除守嚴知處州直秘閣帥

廣東轉諫議大夫眉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
猷閣尋除直龍圖閣帥洪踰月罷次年辭召丐祠轉
中散大夫復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
後贈少保有山堂文集二十卷

蘇策字伯行簡之弟以外祖梁子美恩授將仕郎主
新鄭簿辟江西帥屬改秩知錢塘縣諸軍審計司軍
器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爲閩曹守台州丁父憂終喪
奉祠十年而卒祔葬蘭溪紫巖鄉少傅墓傍累贈朝

請大夫為人明敏遇事嚴辦在錢塘減税課之無藝者在閩罷運鹽押綱以請求得之者在台禁私醝而課自入倍在吏部主右選號為精詳平允事見簡所撰墓誌

蘇謂字伯昌簡之子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江西運司幹官主管文字知郴州又除卲州韶州繼遭父母喪服除入對除寧國司馬直秘閣明州司馬召除工部郎中改兵部尚書郎補外直顯謨

閣湖南運副明州長史名除大理少卿大府卿秘閣
修撰知鎮江末上以弟誦卒丐便郡經理其喪得江
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
贈至正奉有拙齋集
蘇誦字伯言諤之弟以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
蘇林字伯茂諤之子以祖恩初任紹興嵊縣主簿再
中漕舉知嚴州建德縣監都進奏院丁父憂免喪添
差通判秀州幹辦諸軍糧料院司農寺主簿將監丞

補外知衢州福建提舉就除通判轉朝散大夫

次韻張正民遊智者寺

養拙何所詣白晝門常闗剥啄有好懐逺郭横秋山佛廬占山麓清凈非人間曳杖得晤語幽尋為怡顔三峯聳而秀羣巘抱以環寺同喬木古僧與白雲閒一鳥不復鳴流泉自潺湲山林足勝践世路羊腸艱

至後書事

歳盡意不盡日長愁更長將士介生蟣黔黎疚復瘡捫

膺念江夏掩面向山陽大隱未高枕巨鼇仍望洋舊聞

死可禱或以酒自戕廢卷三太息撫時徒感傷

賦雪梨寄二孫

梨乃北方果東陽有遺種開花如雪潔結實論斤重似

聞風霜來採摘不旋踵膚瑩玉在手剖之醴泉湧甘涼

宜解酲席上賈餘勇甚美非耐久糜潰失前寵長安疑

父祖壓沙豈伯仲時方禁苞苴林下喜得共老人齒頰

寒食指難為動鄰墻有酒仙雙苞可持送

同諸孫賦冰筯

雪堆屋背已崔嵬溝瓦垂冰凍不摧乳石駢羅疑在谷遺簪璀璨儼成堆沍寒侵被憐衰老咀嚼嗚牙憶尚孩自是中原驗時令江南春候亦難裁

次韻徐惇濟久不食肉

舉家食肉迹雖陳端有寒儒繼後塵杜老長饞聊卒歲顏生陋巷不逢辰啖饘竊喜全高節食肉從来鄙要津捫腹祇應多愧負天教吾黨合清貧

詠金橋

小小根栽出近闕繁實傲秋天恍如列宿掛庭樹幾誤饑兒逐彈圓荔子甘香欲爭席赤心粗俗敢差肩飲仙嚼闕賞賦客寡聞猶未編

重脩板橋記

蘭谿縣陸走郡再舍而近來者捐舟去者問津車音足音憧憧達旦板橋屆其中途紫巖山谷緜邈春水時至秋淋積潦衆壑悍激滙於橋下入於大溪橋壞弗治行

旅病涉廣智寺僧可威獨任其事因舊增新靡金錢二百萬募緣僅二十萬傾竭衣鉢以足其費營於紹興辛巳之冬成於隆興甲申之春礱石請書夫開道途謹關梁吏事也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則惠矣而孟子議之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古之君子於是乎覩政郡縣多事力不暇給而重於勞民政廢不舉斯蓋一端林下之人非有吏責而視朝涉者若已褰裳惕然有不安乎其躬者誠可書也初威告鳩工嘗語之

曰昔者橋高於路累尺謂水不能冒曾不知增高易𣪠容土難持水甚至泛濫於道固自若也蓋當損高益平以便馳驅原其址多爲鋸牙以殺水勢益其廣疏爲三硔以分湍流迄用此説工不加倍而橋遂堅壯咸俗姓

闕

屋甚潤常有以資衣裓者既買田一頃山七十畝以歸廣智又雅飾佛殿創藏經鐘樓斯橋特其餘力云下元日右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致仕蘇簡

淨土禪寺新塑羅漢記

乾道庚寅婺州城西净土禪寺新塑十八大阿羅漢像
偉岸奇古神彩瞭然士女大會香雲蟠結擎跪贊歎謂
殊勝事獨未曽有贊歎既已有問於衆是諸尊者或在
中土或在異域山椒水巖窮絶之境辛苦學道成此果
位天人恭敬龍鬼贊慕鳥獸降伏奉寳布金擒花獻果
皆得証發無上善心今我所觀諸闕　偶斲木為體
水土成塗體具膚全加被五采或現禪定闕　坐或
現炷香支頤默然或擎盂水與大龍王同清涼趣或伏

猛虎使自消滅狠戾怖畏工以巧心幻出諸相而我何
為一瞻敬禮便當獲福無量無數況復瓣香能謂感通
數千萬里于刹那頃煮茗浮花神燈飛空如此顛倒無
有是處有答於衆是善男子心目内外妄外分别今我
與汝心從何来姓字乙甲更相稱謂自從無始逮於今
生不知幾身復幾姓字建立宫宇橦鐘布座妓樂歌舞
作大快樂如彼昆蟲螻蟻子等見如是事眩惑狂走謂
大奇異謂大神怪今汝所說亦復如是耳目可接汝信

不疑所不可捿便謂顛倒瀕海有山其名曰天台石橋梯空方丈在焉下臨無地仰觀古木彼所見相種種奇特不可名狀于信向人不作斯事于闡提惑偏示顯海是諸尊者有大願力堅固如金剛應化如鍾律法身圓對規矩直立彼空中燈是你心燈彼甌中花是汝心花心無有二法亦復如是以心感心心本來一故云何區別肉身土偶惟心惟法徧滿虛空牆壁瓦礫皆具佛道聞者再拜慙愧失辭答者一笑退入於衆長老真惠大

師請記歲月眉山蘇諤以所聞者識之於石眉山蘇諤午日書

蘇籀字仲茲遲長子爲适後以祖蔭補官陝州儀曹掾任子諒薦入漕幕登朝爲太府監丞將作監丞補外參議夔府遠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大夫贈大中大夫少侍文定公講學以文學見知晁以道張加父洪玉父諸公然自處方嚴不茍合故仕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今存雙溪集十五卷頼濵遺

言一卷

大父令賦舊扇

裁紈作團扇當暑不離手炎涼一推遷委擲昏塵垢蒙蒙蛛絲網闇闇迷遠岫人情逐時移浪自分好醜一朝被收録已廹朱明候開篋振浮埃清風亦生袖有愛必有憎無新故無舊可憐漢婕妤涕泣將誰咎賢哉楚令尹無欣亦無訴

大父令賦捕魚

寒魚不樂水遇汕輒來依溪邉蓑笠翁智深魚莫知網罟既不設釣竿亦罷檇蕭蕭徒手來一一取無遺幽人買魚食心亦憐魚癡蚤知烹割苦寧如在流澌世人亦異此外物常見羈好鑒李斯犬當觀莊子犧

去年

去年敵窺清水巖黄河狹隘東陵頑戾如飄風速如鬼疆宇蹂躪恣凶殘馬星奔汗闕地猛士皆裂髮指冠潼雍見兵不及萬半闕甲冑屯河邉隆寒身體裂皸瘃

亦復勉强横戈鋋它司金繒封雍府犒軍紙襖如泥錢
敵人隔水相笑侮殺身於爾何負焉同州告急馹遞前
無兵赴救誠難旃元戎鈐下兵八百蒼頭厮養爭後先
鄜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
縣符廹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鬬志一夕驚走如窮烟
漢將蒼黄結旌遁邊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
忠臣義士力何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隣敵堅
却憶長安無事日談及禍亂爲尤愆飯囊酒甕誇厚福

捧土揭木皆才賢生靈未悉坐得罪髓腦塗地尤蒼天
天公誠能祐外敵豈復不解興中原案圖戎索八百郡
我邦日蹙知誰憐吴中據江恃舟楫惴惴慄慄聊偷安
旅人流徙隘城郭歲事蹇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
安枕而卧祈来年

臘雪

吞屋㨾空嘷越犬如椽懸乳戰吴僧晶然一色紛無際
飄瞥羣花散却凝人迹禽飛遭屏絶竹端松頂重何勝

將軍逐北弓刀濕坐屋書生能不能

秋辭三首

澹天高兮影徹警鸖鳴兮霜曉何旻天之疾威絶千里之寸草蛩鳴聚而哽咽鳥投葉而驚噪息人心之浮競韜狂志而縮爪聳南阜之高枝睨快鶻之騫矯予不去兮楸上思胡為乎天杪惟古人之竒懐超獨覺而遠到乘千里之遺風獲萬仞之藏寶吞日珠兮月露瑩心精之雪藻

其二

息恢台之燠燠兮金俯凝而火流天風凄以遒隳兮悲五勝之王囚下何草之不黄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之采采慰吾人之好脩𣗳榖螺之豆漆幸汙邪之滿篝居老氏之藏室揖丘明之素侯鞭叱羊而視後神為馬而天游恍鈞天兮帝所俯崑閬如浮漚畸於人而自然捨吾道兮焉求

其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陟兮崧丘縱風行而雲卧凛石瘦而潦收日昇上兮跳九山滌靄兮脫裘谿二儀兮大全得三秀兮巖阪獨策馬而歸来芘茆葦兮三秋情廓落其何慕求骫髏而與謀心八極而氣完得逍遥之至游

二松賦

商邑巖巖羣山環中膏液夜凝英靈内鍾其人黄綺其植曰松翹翹我室契闊朋從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遺直本闕尺寸非可較量繩墨非可究窮凛凛乎

其可嚴憚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形魄竦動圭璋卬顒
矯矯乎其能勵操也如首陽之二賢如齊魯之兩翁石
忘其堅山失其穹確乎其不可拔也如辭位之太伯遯
乎其不可扳也如憂世之元龍炎羲鬱攸金石銷鎔氷
合九河雲屯萬峯毛髮磔磔不改聲容如藺子之完璧
怒髮衝冠睢陽蔽江張髯乘墉天籟嘷鳴非鼓非鍾生
三秋之栗冽時一警於昏聾若洞庭之樂鈞天之奏闕
趺宕宅樂莫同斲而支大室之壞輯而營靈闕之宮

如良鴐之用舍係此邦之替隆雖然待雨露而茂遂積歲月而強雄世俗莫得而企仰蛇鼠謬託於蔽蒙孰知其筋幹鱗甲非時據地而摩空猶龍變化乘雲髙蹤排陰助陽追日迴風超乎六合之表出乎造化之工遺琥珀與茯苓貽俞跗與倉公嗟夫世人欲速種柳與楓菌生朽壤蔓延楚叢惟二友之不凡受正命於厥躬相與唫嘯而作殆其莫逆於胸

東萊先生呂祖謙字伯恭

著述書目

許由　夏夜　春日西興道中　白鹿洞書院記

重修釣臺記　清曉出郊　城樓　竹窗　八詠樓

有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漢弩機歌　野步

晚春　緑映亭　薛常州墓誌銘

吕祖儉字子約成公之弟

著述書目

霜月有感　和德鄜潘公新居　紹興三年封事

遊赤松記 癸丑封事 和晦翁燕歌 癸丑輪對

乙卯封事 寄黄侍丞 左藏文

呂喬年為成公後

著述書目

金貂亭記 明招寺二先生祠記 呂忠公贈汪時

法詩

韶陽之還道中呈汪時法 乙卯夏

南江一道水分明寂寂扁舟不記程回望家山在雲際

夢魂猶對短書檠

汪氏諸郎子獨賢相從過嶺過韶川九齡風味猶存否莫向南華却問禪

一川風月下扁舟蕩漾金波泛白鷗此去韶江知幾里九成縹緲在雲頭

道上有感

羣書亂插架荏苒忽忘年歸来誰會心拂拭復茫然聖遠道難繼事變如山連寒夜煨芋栗炎天浮藕蓮時與

舊朋儔曳杖訪林泉忽來朝市中歲月復推遷一朝落南去道里有餘艱韶陽號善地九齡亦稱賢杜門省愆咎夙夜相周旋異時歸故里拜掃明招阡目力儻未衰庶幾守遺編

送汪時法歸金華

扁舟南去意茫然襆被追隨便欲前親故道逢相與語但言高義薄雲天

梅潦因仍不計旬舟車屢易敢因循昭真觀裏泠泠水

豈解遊人有怒瞋

霽虹觧纜動江聲風不隨人舟易横咫尺青泥含淡月

何時相對話平生

問途快閣得寛恩舟轉風移日未昏山月相忘期度歳

别懷衹覺暗銷魂

人言追送不嫌遠我獨衰殘懶出門重數來時路傍候

猶留風雨伴黄昏

歸去兒曹欲與言相思切處莫窺園吾宗事業無多子

守得簞瓢始見根

攜手山橋第一軒誰能結我夢中緣他年有意重過我

細細爐熏理舊編

送時法登舟

四山寒雨送行舟獨掩柴扉闕未收歸見故人應問我

為言卒歲敢優游

朱子與汪時法

七月十六日熹頓首啟去冬遠承訪及得以少款為慰

為感别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爲數

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嘆服未及致意忽辱手示獲

聞比日動履殊勝尤以爲喜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

而學闕　粗知廉恥如熹等輩有愧於彼多矣聞廬陵

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

以忘其遷謫之懷也使中寓此病倦草略餘惟自愛不

宣

汪約叟哭大愚呂公詩

一封朝奏夕南遷抖擻精神笑出關只有詩書來眼底
更無儕輩敢通衙聖恩寬大時時降天意難明特地慳
鬻藥買田非立異甘心只作林泉計所求於世如斯爾
造物云何降毒厲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
家庭學問誠難繼我公超道獨能詣日月有光還有翳
行人潸然咸出涕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
往年蒼天夭伯氏歸咎云發千聖秘遷客蕭寺猶羈奇
未知曷犯蒼天意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

汪大度字時法自號獨善弟大章字約叟俱成公門人公銘汪公將仕墓名灌者其父也慶元初忠公以言事忤權奸貶韶州改徙廬陵獨善往送之伴送者順風旨相凌辱獨善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朱子與之書深所敬嘆忠公道中示時法及送歸詩並見集中後忠公量移筠之高安寓居大愚寺以卒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有高安紀行載其哭忠公詩獨善之孫開之字元思寶藏朱帖及忠

公手書七絶句嘗以刻之石後魯齋王先生䀿二石
刻置麗澤書院約叟之子時中記其父故人知監路
公卒於蘄妻弱子幼喪不能歸約叟走蘄載其柩歸
割地殯之孫某者客闕　鄉朋滿前獨謀於忠簡
王公時為都司籍以主其闕　而畢亦義士也元思
力貧好學其友胡讃為固窮集類聚聖賢言行貽之
元思自著貧約有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顧僕從不
安妝買不趍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

為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魯齋少與元思共學深究四書之旨元思死卒朋友歛之欲遂瘞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死遂得同窆且述其志行請銘於北山何先生二公之所與可知其人矣今具載忠公詩朱子帖及約叟哀詩於上以著其節云

張垓字伯廣成公門人以恩入仕好義有氣節忠公貶時在建康帥幕聞之即解裝貿輕貨間行追及之於信安盡以贐之龍川陳公以事係大理獄鄉人畏

禍莫敢問伯廣奔走經營卒脫其難葉正則戴少望少時甚貧未為人所知伯廣館之於家葉公帥建康實始辟之再為湖廣總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皆有聲績以老奉祠而終成公教授嚴陵時伯廣從行張宣公為守與吕公講切得在其間讀論語至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宣公顧問伯廣起對曰此精神之所偏至也人為萬物之靈雖賢不肖異習顧其用之不同用之所在精神集焉闕　而闕　之謂喻

宣公欣然是之

敬鄉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敬鄉録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敬鄉錄卷八

元 吴師道 輯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所居名龍窟世稱龍州先生童幼時受知周參政葵為上客隆興再議和公獨以為非既薦於鄉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入太學議不合棄去淳熙五年伏闕三上書孝宗驚異詔詣政事堂時相使人諭意示恩公棄不應又嬖倖者欲一見之

踰垣而逃遂報罷歸十五年親至金陵覲形勢復上書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謗忌者羅織之再係詔獄事白由免解奏名擢紹熙癸丑進士第一授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踰年病一夕卒後特謚文毅文集四十卷又有通史提綱等書其人既顯集亦盛行姑録數篇著其大者其學之未粹則世自有定論云

龍川榜下第二名朱質皆婺人人謂一不如二三

不如四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可一朝失守舉此中國而棄之哉不幸而失所守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

於度外如元氣偏注於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敵人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朔塞鮮卑氐羌迭起於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慇懔之痛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

而桓温之師西至霸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葢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係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竊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

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靖康以來兩河故地久為敵人所據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敵人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金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元氣醨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金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

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凋殘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金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當此王室陵夷義不能以一朝安

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意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既失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而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

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秦晉齊楚皆衰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茍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揮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荆蠻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境遂霸諸侯黄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荆蠻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小國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令

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人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

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可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邊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令和好不一通而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

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金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而爭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志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

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與契丹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

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維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

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幸試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兵甲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削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

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于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

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别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歴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敵人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敵人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寛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國家之勢而為不虞

之備也慶歴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令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寛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中國衰微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

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閲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内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大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

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敵人侵侮之資尚可望其振中國以威敵人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損增不足為輕重有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厲志復仇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為强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

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鉅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莅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官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茍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

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也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陛下幸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令日大有為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為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

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偫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也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洩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鮮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

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漢氏頼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地顯名又百餘年

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星辰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没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

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可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河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令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心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

襄之任寛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

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度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者自以為得正

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
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
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
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
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
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
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

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
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
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誠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
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兵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
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
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

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氏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絶然而周之臣子忘君父之大仇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

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仇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其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

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形顏色是有大德于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議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

論富强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
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
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磨
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
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
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
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
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簡諜結豪望論富强則曰廣

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
籠絡為明臣以奮厲驅馳為最察見事情自舉豪傑舉
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
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
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
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
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
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

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殆不知所倚而有獨運天下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向而效忠欵陛下喜其順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

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令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克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

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恢復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兵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茍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尚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

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金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早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裁幸

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葢將上法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隴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于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葢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

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于敵人國家之恥未雪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扣囊底之

智猶足以辨此有餘六十已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其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于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旨猶可恃以長久茍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

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惰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

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于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于下藝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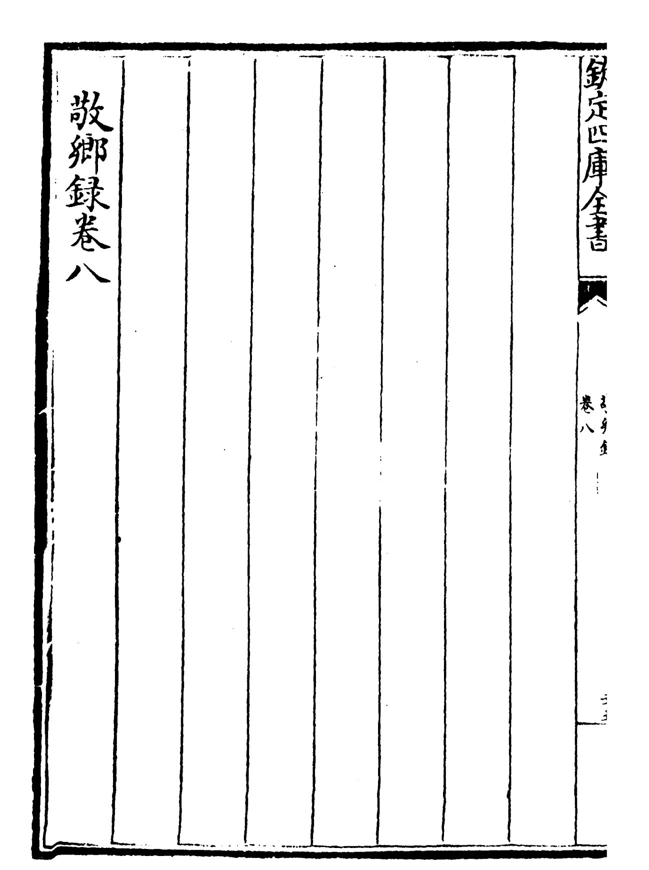
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金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得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然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

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
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
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畧如此而所謂數十年
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
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
止陳其大畧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
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
乎焉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

面對朱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名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畧而科舉之文不合于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

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决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舉云何而陛下之心臣又獨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于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于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干法不得以上書言事臣有一毫攖取爵禄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

却萬鍾之禄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逺何啻于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于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豪傑之道臣令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于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于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敬鄉録卷八

敬鄉録卷九

元 吴師道 輯

陳亮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

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没於讐敵此君天下者之所當耻者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外敵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徳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

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宫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宫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

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宫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宫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宫為撫軍大將軍歲廵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䕶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震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

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金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隣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他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横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逕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金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

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册不足
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髙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
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横陳江
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穴之藏虎也
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
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
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
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方之表而不使與中國

而為一哉　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適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

晉之衰和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絶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

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
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
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
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
歲以輸金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
限而輸諸金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令盡哉陛下
何不翻然思手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
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

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外服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固達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服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龍隱隱而下今行宫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絶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

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
朝以至仁守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
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
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關據高
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
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
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烏珠
之上雨花臺皆俯瞯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

問之守城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乗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金絶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

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至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濶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横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

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才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以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

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

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

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鼓動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

響矣乙巳丙午之間金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

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金人畧於

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

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

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

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

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其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

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當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

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能附會也

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脩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𦒉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高哉周譯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難矣

然顔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瑟以自娱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為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異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狥於外豈必後世之知我哉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

公亦榮於見𦗄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顔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黄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乎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廹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顧為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歴觀諸史見若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總而為高士傳以備日覽誇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為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為臣而洗君之恥父仇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為不顧而為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為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

立而後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義起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之瞑未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若翟義王陵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

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乃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定是果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乃其寃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為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頽俗此聖人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為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睠念先王之舊譯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

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昔舊强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伯夷叔齊孔子以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者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惲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

矣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小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其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由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焉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為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辨亦或以否否必不可以繼也君子行權於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盖五常之用智為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

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氓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可長聲迹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欝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廼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

戒不為無取云耳

辨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恨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為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盖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

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辨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耻之徒往乎其間揺吻鼓舌刼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趣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葢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師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辨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佚隨輩皆以辨聞然嗜

利無耻不聞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膚使誠為有間至其辨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由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辨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迹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録其可採者為辨士傳又為叙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攷焉

英豪録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金再侵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

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為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悍乎力之不足嗟乎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廹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

吾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為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刈鼻也盖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娼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

骨馬不踰期而千里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於好矣生者之思奮故也故余備録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不耳盖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所以區區於此者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

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廹與共飲次張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詼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

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収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敵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吁嘻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敵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

乞決淮西之水以灌敵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金師咸退世忠力請留戰金人使謂曰聞南朝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羡故將岳飛嘗隷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廵永嘉與諸將徬徨江上莫知所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徑往說飛移軍陽羡

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州境頼焉人有言次張生平干
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後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
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
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
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言此等狂
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生談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
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
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

以無事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傑倜儻之士沉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有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

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吕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孫溥劉韐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禀張叔夜何㮚劉現徐㣲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

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頭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我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予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缺遺云耳

二烈女傳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令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懽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儀登几而立繫帛於梁而圜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廼死其家遑

遽號嗷賊聞亦驚捨去於乎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從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為予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寔仲寔因謂余言宣和辛丑官分軍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為執植其刃於旁曰從

我從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為動掠髮伸頸請受刄官軍斫之次女竟汙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每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德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寔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上世自鄆州須城縣渡江即所寓土斷為婺之武義人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

漢陽軍次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毋喪免又授浙東避本路改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久之提轄左藏庫奉祠卒公嘗從朱子問學聲實著甚諸公間而陸沉冗調以終時論嗟惜葉水心誌墓三致意焉尤工於詩多至三千餘首今東平集二十七卷又有耳目志若干卷

炊熟日有愴松楸

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去復來五歲一澆墳上土

望江心折刺桐開

敬鄉録卷九